

漢學商兌

〔清〕方東樹纂

漆永祥 彙校

漢學商兌贅言

〔清〕豫師纂

漆永祥 點校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漢學商兌

〔清〕方東樹 纂

漆永祥 彙校

漢學商兌贅言

〔清〕豫 師 纂

漆永祥 點校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漢學商兌 / (清) 方東樹纂 ; 漆永祥彙校. 漢學商兌贅言 / (清) 豫師纂 ; 漆永祥點校. — 北京 :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2017.2

ISBN 978-7-5502-9472-1

I. ①漢… ②漢… II. ①方… ②豫… ③漆… III. ①國學—研究 IV. ①Z126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6)第311954號

漢學商兌
漢學商兌贅言

整理者 漆永祥
責任編輯 夏艷 劉朝霞 張永奇 張 芃
書籍設計 敬人設計工作室

出版發行

北京聯合出版有限公司 / 北京
聯合天暢發行公司
北京市西城區德外大街22號樓9層

100088

(010) 64256863

北京市十月印刷有限公司

787×1092 1/32

300千字

14.5

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9472-1

48.00元

文獻分社出品

未經許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複製或抄襲本書部分或全部內容
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資助項目
北京市古籍整理資助項目

《漢學商兌》……道光辛卯冬初刊本

《漢學商兌》……望三益齋刊本

漢學商兌

道光辛卯冬刊

小石張煒題



重序

三代以上無經之名經始於周公孔子樂正崇四術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及至春秋舊法已亡舊俗已熄託謀用而仁義之路塞孔子懼乃修明文武周公之道以制義法而作春秋春秋亦經也孔子雖未嘗以是教人然其平日所雅言於人者莫非春秋之義也衛君待子為政子曰必也正名乎陳恆弑其君請討之季氏伐顓臾旅泰山則使欲止之至於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論語卒篇載堯曰一章柳宗元曰是乃夫子所常言諷道之辭云爾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又曰小子何其學夫

重序

三代以上無經之名經始於周公孔子樂正崇四術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及至春秋舊法已亡舊俗已熄託謀用而仁義之路塞孔子懼乃修明文武周公之道以制義法而作春秋春秋亦經也孔子雖未嘗以是教人然其平日所雅言於人者莫非春秋之義也衛君待子為政子曰必也正名乎陳恆弑其君請討之季氏伐顓臾旅泰山則使欲止之至於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論語卒篇載堯曰一章柳宗元曰是乃夫子所常言諷道之辭云爾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又曰小子何其學夫

同治十年三月重刊

漢學商兌

望三益齋錄板

漢學商兌

六安求我齋重刊

昔孔子論學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對鮮也矣顏子卓爾之後喟然而歎曰夫子循循然善誘我我欲以約我以禮爾後曾子傳大學其要在於格致誠正子思作中庸其言歸於明善誠身孟子願學孔子者也其論學之旨曰知言養氣曰盡心知性存心養性又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發明孔子之言至詳切矣真所謂同條共貫者歟後世記誦詞章之學偏於博而不約其所博者亦非孔子之所謂博也虛無寂滅之教偏於約而弗博其所約者亦非孔子之所謂約也子思子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夫孔子之

《漢學商兌》……六安求我齋重刊本

光緒甲午秋
傳經堂雕訖

近世有爲漢學考證者嘗書以闢宋儒攻朱子爲本首以
心言性言理爲厲禁海內名卿鉅公高才碩學數十家盡相
祖述齊聲抵古造作飛條競欲咀嚼究其所以爲之罪者不
過三端一則以講學標榜門戶分爭爲害於家國一則以
其言心言性言理墮於空虛心學雖宗爲政於聖道一則以
其高談性命束書不觀空疏不學爲荒於經術而其人所以
爲言之愷亦有數等若黃蘗嵩斯同顧亭林輩自是日擊時
敵意有所激創爲救時之論而析義未精言之失當楊樵
菴毛奇齡輩則出於凌肆於名深如宋史創立道學傳若加

《漢學商兌》……………傳經堂本

漢學商兌刊誤補義

桐城方損

往歲辛卯漢學商兌彙成一二同志贈送是書時有所獲有可補入本條相發明指史付諸宜改正者隨劄記於本書之上下方朱墨狼藉積久遂多取而看輒之弄成此卷夫以身後之書而早傳之宜其多失也他日有取是重訂其謬誤以正吾失者是所望於來哲也道光戊戌冬十月識於兩粵節署東偏之紫微軒卷首序例 第一葉第十八行名爲衡道實則畔道句下補公孫祿所謂顛倒五經使學士疑惑者也猶幸題存於道不足以惑人然豈可不察乎

第二葉第十一行各爲辨正下句下

補曾南豐曰禁邪說者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也

第三葉第一行隱其姓名一以戒謂概之句下

補小字 艾所隱者顧亭林考之爲楊起元起元學之歸善人登萬應丁丑會試第一仕至吏部右侍郎羅汝芳傳良知之學所撰有諸經品節二十卷自題曰比丘孫可駭惟又撰證學編四卷尤爲誣謬

第三葉第八行如康成注詩禮之類句下

補小字 見詩鄭風燕燕正義引鄭禮記注

第三葉第十行以下

漢學商兌贅言

豫師撰

光緒戊子仲秋

開雕本塾藏板

導讀

漢學商兌四卷，^①清方東樹纂，爲其成名作與代表作。是書自面世至今，已有二十餘種版本刊行，近年來更是收入各種影印叢書中廣爲流傳。但遺憾的是，無論是影印本還是點校本，都未對該書進行仔細的版本追蹤與研究，不知方東樹生前尚有漢學商兌刊誤補義一卷，以補其書之不逮；由此也就不清楚商兌尚有「初刊本系統」與增入補義後的「望三益齋刻本」系統，而這兩個系統的文字增刪差別極大。因此，漢學商兌至今尚無一校勘精良的善本。同時對是書的評價，向來也是褒貶不一，贊之者認爲自其書出「於是漢學之氣焰始衰」，「嘉道間海內著述有功於聖道者，以此爲第一」。^②駁之者以爲

① 案今所見漢學商兌或稱三卷，或稱四卷，則因其卷中又分上、下兩卷之故。方東樹上阮元書自稱「三卷」，而方宗誠校刊漢學商兌敘稱「四卷」，今從道光辛卯冬初刊本封面題簽，本文一律稱之爲「四卷」。

② 清方宗誠著柏堂師友言行記卷一，續修四庫全書據民國十五年京華印書局鉛印本影印，史部第五四〇冊第五五二頁。

其書「純以私意肆其謾罵」，「陽儒陰釋，不可以訓」。^①可謂衆說紛紜，莫衷一是。

此後至光緒時，學宗王陽明的豫師，又因不滿方東樹漢學商兌一味宗朱的門戶之見，以及對陽明心學的攻駁，又纂漢學商兌贅言四卷，對方氏全書進行評論與批責，而贅言刊刻至今，幾乎無人提及。那麼，漢學商兌究竟是一部怎樣的書？漢學商兌贅言又是怎麼回事呢？

一、方東樹其人其學

方東樹（一七七二—一八五一），字植之，號歇菴、冷齋等，晚自號儀衛老人，學者稱儀衛先生，清安徽桐城人。縱觀方東樹一生，自二十歲後，家無恒產，客遊四方，功名不諧。生平僅一應歲試，應鄉試十次，皆名落孫山，以諸生終老。清中葉以來，有大批科舉受挫或無意功名的學者，他們或受聘課徒，或應邀修書，或入幕爲賓，或刻書販書等。一方面致力於學術研究與教育活動，推動了清代學術文化的繁盛；另一方面也是養家糊口、謀取名利的手段。學者逐漸形成獨立的職業群，方東樹正是他們中的

① 清皮錫瑞著、周予同注釋經學歷史十經學復盛時代，中華書局一九六三年版，第三一三—三一四頁。

一員。

方東樹幼即穎敏，相貌堂堂。「貌清臞，長身玉立，神采凝重」。^①十一歲，即效范雲作慎火樹詩，爲鄉先輩稱賞。乾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方氏二十二歲，至江寧鐘山書院隨姚鼐學。嘉慶三年（一七九八），授書陳用光家；六年，授經同里汪志伊家；七年，客阜陽縣令王紹明署中；九年，閒居里中；十年，授經六安；十二年，往江寧受姚鼐邀課其長孫；十三年，客池州；十五年，在江寧書院；十六年，應邀修江寧府志；十七年，授經安徽巡撫胡克家署中；二十二年，旅困金陵，不能具薪米，除夕典衾充寺僧賃值，爲其一生最艱迫困頓的時期。

嘉慶二十四年（一八一九），方東樹已四十八歲，爲饒烺計，受兩廣總督阮元之聘，南下廣州，任廣東通志分纂事，與江藩等共修志書。道光元年（一八二一），主粵東廉州海門書院；翌年，歸里，旋復赴粵；三年，主韶州韶陽書院；四年，授經阮元幕中；六年，旋里；七年，主廬州廬陽書院；十一年，主宿松松滋書院；十七年，復赴粵東，客總督鄧廷楨幕中；十八年，粵東海關監督延東樹修粵海關志；二十年，歸里。

道光二十一年（一八四一），方東樹已經是古稀之年，在家課徒謀生，生計仍艱。

① 清鄭福照輯方儀衛先生年譜咸豐元年條，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本，第一三四冊第一八一頁。

自謂「年近八旬，老而益困，寒泉不食，四方靡騁，雌風窮巷，堀堞揚塵。感莫景之崢嶸，嗟徂衰於時命」。並作詩謂「命衰不用包犧問，一任窮愁共日長」。^①咸豐元年（一八五一），祁門縣令唐治，延八十高齡之方氏主東山書院，未及半載，感微疾而卒。

雖然一生困苦，奔波衣食，但方氏仍勤於學術，著述不輟。弱冠之前，其學泛覽博涉，無所專主。其自謂曰：

憶自十一歲學爲文，時先子承海峰先生暨惜翁倡古文詞之學，僕耳而熟之，雖不能盡識，然亦與於此流矣。其後十八九時，讀孟子書，憮然悟學之更有其大者、切者，遂屏文章不爲，性喜莊、老及程、朱、陸、王諸賢書。讀之若其言皆如吾心之所發者。^②

又其弟子方宗誠論東樹之勤學曰：

每日鷄鳴起，至漏數十下始就寢，嚴寒酷暑，精進靡間，枕上有疑，披衣省覽，舟車塵土之間，憂感病患之餘，触事開悟，註時日以記，自天道、治法、物理、人

① 清方東樹撰攷槃集卷五戊申至日詠懷（並序），儀衛軒全集第一函，第十冊第十八B頁。

② 清方東樹撰攷槃集文錄卷六答姚石甫書，續修四庫全書據華東師大圖書館藏光緒二十二年刻本影印，集部第一四九七冊第三五六頁。

情、修齊之教，格致之方，省察存養之旨，諸儒學術之同異得失，以逮說經、考史、詩文、小學、浮屠、老子、雜家之說，罔不探蹟抉微，析非審是，博而有要，約而不疏。^①

此可見方氏早年泛濫四部，兼及釋道。但桐城當地本來就有著喜好宋明理學的傳統，東樹曾祖父澤，曾館於姚鼐家，爲姚氏業師，姚鼐稱其「論學宗朱子，論文宗艾千子（南英），惡世俗所奉講章及鄉會闡墨，禁其徒不得寓目」。^②方東樹自入姚鼐門下，學古文於姚氏，後與梅曾亮、管同、劉開並稱「姚門四傑」。自謂從嘉慶四年二十八歲起，「爲學始壹正其趨」。^③自是用力心性之學，一以朱子爲宗。其曰：

余平生觀書，不喜異說，少時亦嘗汎濫百家，惟於朱子之言有獨契，覺其言言當於人心，無毫髮不合，直與孔、曾、思、孟無二，以觀他家，則皆不能無疑滯焉。^④

① 清方宗誠撰柏堂集前編卷七儀衛先生行狀，清光緒六年刻柏堂遺書本，第六B頁。

② 清姚鼐撰惜抱軒全集文集卷一三方侍廬先生墓誌銘，中國書店一九九一年版，第一五八頁。

③ 清鄭福照輯方儀衛先生年譜嘉慶四年條，第一三四冊第一五六頁。

④ 清方東樹撰書林揚鞭卷下一序纂漢學商兌序略一條，四庫未收書輯刊據清同治十年望三益齋刻本縮印，第九輯第十五冊第四九頁。

但到了晚年，方氏又歸心釋教，耽於禪悅。他所撰歇菴銘稱自己「誰與莫逆？聖佛參同」。^①即為當時真實寫照。清史稿謂其「始好文事，專精治之，有獨到之識，中歲為義理學，晚耽禪悅，凡三變，皆有論撰」。^②其論方氏學凡三變，是大致符合其一生學行的。

方東樹一生，著述繁多，後人合刊為儀衛軒全集，主要有漢學商兌四卷、書林揚鱗四卷、大意尊聞三卷、昭昧詹言十卷、續昭昧詹言八卷、向果微言二卷、攷槃集文錄十二卷等。

二、漢學商兌的編纂背景與衛道目的

宋明理學流衍到了清代，已是強弩之末，雖然也經過康熙朝「小盛」之局面，但此後衰微不振。與此同時，在乾隆中後期，代之而起的是以惠棟、戴震、錢大昕、紀昀、王念孫等為代表的考據學派，隨著清廷開四庫全書館，館中人物，多為考據學家，考據

① 清方東樹撰攷槃集文錄卷二歇菴銘，集部第一四九七冊第二六〇頁。
② 清史稿卷四八文苑三方東樹傳，第四四冊第一三四三〇頁。

學隨之達到鼎盛。惠棟提倡向許慎、鄭玄等爲代表的「漢學」學習，主張用精研小學訓詁與名物典制的方式，求得孔門「微言大義」，以恢復六經本真，上以治國，下以淑身。同時，惠氏向以程朱爲代表的「宋學」，發起了猛烈的攻擊，稱「宋儒之禍甚於秦灰」，戴震更直斥理學「以理殺人」，紀昀抨擊道學家的虛偽面貌，認爲他們對人人責以孔、顏、思、孟，事事繩以虞、夏、商、周，「名爲存天理，遏人欲，崇天道，賊霸功，而不近人情，不揆事勢，卒至於窒礙而難行」。^①漢學家對宋明理學從「十六字心傳」之無據到「理」字之無理，再到理學家立身品行，都全面攻駁，棄如土苴。一時之間，漢學、宋學，相互對峙，形同水火，但宋學無力抗衡，學術界出現冰火兩重天的一面倒格局：一方面漢學熾盛，以至「家家許鄭」；另一方面，理學如過街老鼠，人人喊打。雖前後有袁枚、翁方綱、程晉芳、章學誠、姚鼐等，爲宋學鼓囂吶喊，抱打不平，但漢學如同大江奔流，勢不可擋，他們微弱的呼號，只是漢學恢宏磅礴的協奏曲中，偶爾增添一點不諧調的雜音而已。

但這種漢學獨大，摧枯拉朽的學術格局，在嘉道之際出現了變化。嘉慶末年，清王朝也走過了其極盛的時代，由盛轉衰。而與此成正比的是，隨著四庫全書的編纂完成，

① 四庫全書總目卷八九史部史評類存目「讀史管見」第二冊第一八四五頁。

以及江永、惠棟、戴震、錢大昕這些具有領袖氣度與典範作用的大師的凋謝，考據學家開始趨向於在某一領域做窄而深的研究。考據學也走向衰微，學術界對其攻駁也日增一日。

在漢學派內部，學者也開始有意識地總結當代學術，分析利弊得失。這一方面體現在整理刊刻學者成果，另一方面則體現在爲考據學家樹碑立傳。而主要以阮元、焦循、凌廷堪、江藩等人爲代表，其中影響最大的是阮元主纂的皇清經解、十三經注疏、經籍纂詁、疇人傳諸書和江藩編纂的國朝漢學師承記等書，而在學術史的研究中，則尤以漢學師承記影響爲最大。

如上所述，雖然袁枚、翁方綱、程晉芳、章學誠、姚鼐等人，都曾站在維護程朱理學的立場上，對漢學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批駁，但他們都沒有專著一書向漢學家發難，卻爲何是方東樹纂輯漢學商兌，向漢學家發起反攻呢？簡單來說，可以歸結爲五個原因：一是如前所述方東樹學宗朱子，以衛道者自居，不容他人對程朱理學有所批評；而漢學家蔑視性理之學，奚落朱子。方東樹對學術是非的判斷，有極深的門戶之見，他衡量學人學說的標準，即是否尊奉程朱，「故見後人著書，凡與朱子爲難者，輒恚恨，

以爲人性何以若是其蔽也」。^① 也就是說是否尊朱子學說，是正道與異端、君子與邪僻的區分標準，即他所謂「附宋學者，或有愁儒；攻程朱者，必無君子。心術邪也」。^② 他竭力爲宋明理學爭正統，並認爲朱子學爲不易之真理，乃道統之正極。其曰：

孔子訂六經，收拾上古以來；唐人定註定本作疏，收拾漢魏八代以來；朱子集四子書，訂周、程、張諸儒之說，直接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以來。是爲古今三大治。奈何今之學者，復欲鼓異家別說之狂瀾乎？^③

二是桐城學者以方苞爲大宗，而漢學家蔑視方苞；即方東樹之師姚鼐，也不受漢學諸家重視，落寞至極；這些積怨至方東樹，終於爆發。方苞爲「桐城三祖」之一，其學以禮見長，乾隆初曾主持三禮館。然考據學家對方氏禮學成果評價並不高，四庫全書總目列舉方氏禮記析疑刪文王世子經文，是繼承朱熹、王柏、吳澄刪經之弊習，譏其「不師宋儒之所長而效其短，殊病乖方。今錄存其書，而辨其謬於此，爲後來之炯戒焉」。^④ 錢大昕譏刺方氏「乃真不讀書之甚者」，論其「所得者，古文之糟粕，非古文之

① 清方東樹著書林揚鞭卷下「序纂」，四庫未收書輯刊，第九輯第十五冊第四九頁。

② 清方東樹纂漢學商兌卷下，望三益齋本，第三二B頁。

③ 清方東樹著書林揚鞭卷下「著書說經」條，第三二頁。

④ 清方苞撰禮記析疑卷首提要，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經部第一二八冊第二頁。

神理也」。^①而姚鼐則稱「望溪先生之古文，爲我朝百餘年文章之冠，天下論文者，無異說也」。^②二人觀點，可謂河漢懸遠。汪中對於時賢恒多否而少可，並大言：「吾所罵皆非不知古今者，蓋惡莠恐其亂苗也。若方苞、袁枚輩，豈屑屑罵之哉！」^③至於江藩，則更是歪曲史料，將方苞刻畫成一個既不學無術，而又護己妒賢、氣量狹窄的人。^④

姚鼐終其一生，與漢學家相抗爭，但其學既得不到漢學家肯定，經學考證諸書也不爲學界認可，其悶悶不平之情可知。他曾感喟世無同道，「以生平用心所隱，冀相知於不可知之異世者」。^⑤方東樹正是在這種情勢下，認爲漢學家持戈來犯，「而程朱之門，獨寂然不聞出一應兵」。^⑥於是便著書立說，興兵應戰了。

三是方東樹本人的性格，輕率易忿，喜好駁辨，爭強鬪狠。方氏在其著述中，屢言自己性格急躁，好言人失。所謂「余性直口快，不能曲折，好直言，又竊好窮理，所道

① 清錢大昕撰、呂友仁標校潛研堂集卷三三與友人書，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第六〇六一—六〇八頁。

② 清姚鼐撰惜抱軒全集文後集卷一望溪先生集外文序，中國書店一九九一年版，第二〇五頁。

③ 清凌廷堪著，王文錦點校禮堂文集卷三五汪容甫墓誌銘，中華書局一九九八年版，第三二〇頁。

④ 清江藩纂、漆永祥箋釋漢學師承記箋釋卷五江水，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六年版，上冊第四九二頁。

⑤ 清姚鼐撰惜抱軒全集文集卷七復東浦方伯書，第八一頁。

⑥ 清方東樹纂漢學商兌卷下，望三益齋本，第十五B頁。